



短篇小说集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





2 035 8157 9

短篇小说集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7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7}{8}$ 插页 2

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83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500

书号 10019·3445

定价 1.45 元

编 选 说 明

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各民族的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不仅经济上逐步摆脱了贫困和落后状态,而且文化上也获得了新生,一批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者正在成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检阅粉碎“四人帮”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奖大会。获奖的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十个门类的一百四十篇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三十八人。为了把这些获奖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同时也为了便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借鉴,我们编辑了这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分《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电影·戏剧文学集》、《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集》、《诗歌集》和长篇小说《瀑布》、《巨变》、《幸存的人》、《骑兵之歌》、《淮海大战》、《格桑梅朵》、《战斗的年代》等十二集陆续出版发行。

1984/10

通过这套丛书，我们看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为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同时，也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祝愿各民族的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增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和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不称心”的姐夫	〔满族〕 关庚寅(1)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回族〕 张承志(19)
愿你听到这支歌	〔达斡尔族〕 李 陀(35)
空谷兰	〔白族〕 张 长(61)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80)
活佛的故事	〔蒙古族〕 玛拉沁夫(99)
美与丑	〔藏族〕 益希卓玛(110)
希望的绿叶	〔白族〕 张 长(125)
蛮人小传	〔满族〕 李惠文(142)
一个担架兵的经历	〔彝族〕 李 乔(169)
留在记忆里的故事	〔土家族〕 孙健忠(182)
压在心底的话	〔朝鲜族〕 郑世峰(206)
“节日”回到布依寨	〔布依族〕 罗国凡(225)
瞧啊, 那片绿叶	〔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238)
八 月	〔满族〕 邵长青(258)
战 友	〔苗族〕 苗 林(274)
紫花与红叶	〔满族〕 关沫南(284)
彩 霞	〔朝鲜族〕 林元春(296)
娘 伴	〔侗族〕 谭 章(321)

夜走红泥岭	[京族]	李英敏(333)
回民代表	[回族]	马连义(353)
刀朗青年	[维吾尔族]	祖尔东·萨比尔(366)
春 雪	[蒙古族]	伊·布拉固德(393)
绿色的箭囊	[苗族]	伍 略(408)
山路崎岖	[彝族]	普 飞(438)
花园里的风波	[藏族]	班 觉(444)
“母 爱”	[蒙古族]	莫·阿斯尔(464)
遮荫树	[彝族]	苏晓星(476)
谁的过错	[景颇族]	岳 坚(493)
齐毛太	[藏族]	多杰才旦(502)
永远吃香的人	[畲族]	雷德和 姚更青(530)

“不称心”的姐夫

〔满族〕关庚寅

一年一度，每逢年根底下，姐姐和她青年点的同学，就象南归的大雁似的，全回来探家。今年，“大雁”都飞回来了，唯独少了一个姐姐。我一打听才知道：这次招工，姐姐排了头号。听说单等姐姐自己交待完工作，收拾收拾东西，可能过几天就回来。我到家把这件事一说，父母心里就象开了一扇窗子，又敞亮又高兴。老阴沉着脸的爸爸也有笑模样儿了。驼背仿佛也直了，再把连鬓胡子一刮，象年轻了好几岁。妈妈这些日子东一趟西一趟，又买鱼又称肉，把今年的年货办得又齐全又丰富。晚上，爸爸妈妈还背着我合计，在谁也不准动的存款中，取出一百二十元，等姐姐一回来，让她自己上街选一块“大上海”手表。但这些话还是让我听到了。别看姐姐和我是双胞胎姊妹，可显得比我成熟干练多了。咱俩个子一般高矮，姐姐比我苗条些，她身材颇长，长瓜脸白里透红，梳着齐刷刷的拖肩小辫，修长的眉毛下，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中总象含有探索不尽的秘密似的。这几年农村生活的锻炼，使她的身体更丰满更结实了。姐姐长得漂亮又文静，在处人论事上也颇有些主见，就连爸爸妈妈有了难心事，她说上几句也能起些作用。父母自然看重她，在家中和我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就说下乡吧，父母身边留一个，不用说，家庭会议中一定让我这个“家老雕”去。没想到，姐姐先报了名，又转了户口，

事态发生了变化，父母一权衡，还是姐姐在外头稳当些，便默许了。后来听说姐姐在农村干得挺冲，不仅入了团，还当上了青年点的点长。一晃四年了，这回可盼出了头儿，就等姐姐回来了，可是下午突然收到姐姐一封来信。全家人都争着看，让我一把抢在手，撕开信封，便一口气地念了起来：

爸爸妈妈：

您们好！……因为有点特殊情况，这次招工，我不准备回城了。至于为什么，三言两语也说不清，等春节回家时再详细地告诉……

从简单潦草的信中，可以看出姐姐是在很矛盾的情况下，下了很大决心才写的。至于信中说的那个特殊情况，就令人费解了。是把名额让给了别人？还是工作上的需要？能不能……父母都沉不住气了，不仅当天拍了个电报追姐姐回来，还把我支出去四下打听。后来，我从姐姐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嘴里，费了很多周折，才抠出几句话来。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姐姐在农村找对象了。尽管她的同学一个劲夸那位男同胞，但也躲不过那些刺耳的字眼：他是六八年下乡的“老青年”。不是团员，没有父亲，母亲虽然官不算小，可是个党籍还暂时悬着的“走资派”。对了，他本人还有一个奇特的外号叫“老神”。全家人一听这个消息，象三九天往身上泼一桶凉水，从头顶上凉到脚后跟。爸爸气得好几顿没吃饭，妈妈私自叹息，暗暗落泪。论理，这件事不该我当妹妹的管。但女孩子大了，做父母的不好深说，我和姐姐关系极好，说深说浅她也能掂量，看样子还得我这个当妹妹的插手，出面干涉他们的“内政”了。对，就这么办！乘他们生米没做成熟饭，采取果断措施，打消姐姐的念头。

晚上，爸爸在我身旁亲自坐阵，告诉我信要写得由浅入深，

循循善诱，把咱家的具体情况和这件婚事的成破利害说清楚，劝姐姐悬崖勒马。我本来心里就忿忿不平，写信的语气自然很凌厉，从政治到经济，从家庭到个人前途，着实训了她一顿，最后还亮出一张王牌，如果她执迷不悟，不听从老人劝告，就开除她的“家籍”，永世不让她回来。

信邮走了，话也说出口了。其实说的都是气话，心里还真有点后悔呢。最坐不住的数妈妈了。隔一会儿，她从窗户往汽车站一张望，可一直没有见到姐姐的影子。

大年三十那天，正赶上寒潮，外边冷的蝎虎，嗷嗷怪叫的大北风夹着碎雪粉抖起威风，横冲直撞，不可一世，把门窗扑打得“哗哗”响，把天地搅得灰蒙蒙、昏沉沉的。本来傍年临节街上行人就不多，这下子几乎断了人迹。咱们家象断了烟火没有一点生气。天杀黑了，爸爸还坐在炕沿上，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妈妈在炕里一个劲儿埋怨我，一定是信里把话说绝了，惹得姐姐生了气，不然……正念叨着，门开了，一股寒风把屋里的灰尘搅了起来，随之进来一个大雪人。

“妈！是姐姐！”我惊喜的想扑过去。

姐姐没来得及抖抖身上的雪，就挑起门帘，向身后亲热地喊了一声：

“四平！快进来！”

说着一个背包罗伞的人进来了。姐姐一边动手帮他卸着包袱，一边天真活泼地说：

“妈，今天多亏人家四平了，没有他呀，说不定我让大北风刮到哪国呢。”

“大爷，大娘好！”接着那位被称做四平的人，脸涨得通红，怯生生地开口了。

爸爸妈妈不冷不热地“嗯啊”了两声。

我一看他那难堪的样儿，听他那费劲的话，就知道他是个不会说不会道的“闷葫芦”，由于事先听到些风声，顾不上看他们带些什么年货，便观察起这位不速之客了。

他貌不惊人，土里土气，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个子不高，头发很乱，黑渗渗的四方脸冻得有些发紫，重重的剑眉上挂着白霜，一双眼睛象刚睡醒似的布满了红丝，厚厚的嘴唇上长着毛茸茸的胡子。衣服领子一边高一边低，对襟小棉袄的罩衣还掉了一个扣子。他和姐姐站在一起是多么不相称啊，姐姐又精灵又漂亮，他又土气又老成，看上去倒象个三十开外的人。

姐姐倒没有介意这些，她一边给四平扫身上的雪花，一边埋怨：“看你，象个逃荒的似的，扣子上车时挤掉的是不是？快把棉袄罩衣脱下来，怎么样？冷不冷？来！脱下鞋，快上炕里。”

瞧姐姐的神气，就象一个大姐姐对待一个小弟弟。我都替她害羞，可她却那么正经、坦然，感情是那么真挚，好象是理所当然的。那位不速之客一直呆呆地站在那一声不吭，直到姐姐要帮他脱鞋了，他才手忙脚乱，又惊讶又不习惯地瞅着姐姐说：“我自己来，自己来！”

看得出这是姐姐在父母眼前故作姿态，来表示她的坚强决心。

这时，在炕里的妈妈才反应过来，上前拉了四平一把：“天这么冷，快上炕里！”

爸爸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但从神色上看得出他心中很焦虑，把刚抽半截儿的烟掐了，又用脚踩上去，把它碾成了烟末。沉思了半天，才站起来说：“我上厂子看看！”说着他把帽子往头上一扣，把门“哐”地一关，出去了。今天爸爸明明放假，上什么厂子，

显然是对姐姐刚才那番举动生气了。

你别说，这小子倒挺勤快，在炕里喝了一碗姐姐给他倒的红糖水，又和妈妈唠了几句家常咯儿，便下地去，脚不沾地地忙活了起来。先动手杀鸡，不到半小时，连鸡毛带倒净肚肠，收拾得干净利索。不一会儿又悠悠地挑来几担水。接着便和面、剁馅、和馅，干得满带劲满在行。不一会儿，把三十晚上的准备工作做得利利索索，停停当当。

我拿眼睛瞥他一下，心里寻思，不管你怎么表现，怎么勤快，咱们家也不缺劳力，就凭你……哼，算白搭！

天漆黑了，爸爸也回来了。外边，孩子们欢乐的呼叫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加上“钻天猴”、“土火箭”，在天空中炸开，放出五颜六色的礼花，给除夕的夜晚增添不少色彩。往年，爸爸准拉着姐姐和我出去放几个“二踢脚”，可今天，这些都没有引起爸爸的兴致，也没驱散家中的闷气。虽然这些年爸爸被撤去工厂厂长的职务，一年一年的感到没有什么奔头，可从来没有象今年这样消沉。

四平不声不响地擀着饺子皮，我和妈妈默默地包着饺子，爸爸还在炕沿边闷闷地抽着烟。这种无声的沉闷，使人说不出的难受。在一旁洗头的姐姐为了缓和这屋里不正常的空气，讲了好几个青年点的笑话，但也没勾出父母的笑声。四平似乎看出了什么，又不好插言，擀完饺子皮后，自己默默地到厨房生火去了。

这时，爸爸才闷声闷气地开了腔，象这样拉着脸数落姐姐还是第一次，低声说了几句之后，便放开嗓门：

“爸爸这么大岁数都白活啦？没有经验，还没有教训吗？”

“找他有什么错？”姐姐轻声分辩着。

“什么错？人长的好坏不说，就说他的那个家庭，年轻轻的就背上那么一口大黑锅，到啥时候才能出头！”

“他人好！”姐姐仍然不服。

“人好？你爸爸人坏吗？不是因为一段历史被人家说成是什么什么，这七、八年抬不起头吗？单是我这个家就够呛了，又添个你，咳……”爸爸气得直哆嗦。

“爸爸！”姐姐眼中闪着哀求的泪花，意思是让爸爸说话轻点，别让外屋的四平听见。

我看出了姐姐的意思，刚要推门探探风，门开了，四平呆愣愣地出现在门口了。他脸色苍白，语音颤抖：

“大爷、大娘，饺子煮好了，我该……”话没说完，他猛一转身，在那一瞬间我发现他眼中含着克制不住的泪水。接着外屋门“哐”的一声。他真的走了。

正在洗头的姐姐顾不得擦擦头，她使劲咬了咬嘴唇，瞅瞅爸爸，看看妈妈，抓起围巾叫了声：“四平！”便推开我的手，披着湿淋淋的头发，追了出去。

“叫她滚，滚吧！往后别登这个门！”正在火头的爸爸竟吼了起来。

妈妈心软了，慌忙包了些炸果子、炸鱼之类的东西，塞到我手里：“小霞，快！快追你姐姐他们去！”

这时已是后半夜，街上看不到行人，偶尔有一两声鞭炮响，我穿过一条街，借着昏暗的路灯光，才发现四平的影子离我约有一里地的光景。

“四平！四平！”姐姐在他后边披头散发拼命地喊着跑着，因为是顶风，四平听不见，走得更欢了。一会儿，四平似乎听见了什么，犹豫一下，忽然，拼命地跑了起来。

“四平！四平！”

“姐姐！姐姐！”

姐姐追着四平，我追着姐姐，追了半天，四平和姐姐的影子越来越小。我累得呼呼上喘，又气又累，心里说：“哼！还拿架，不回来拉倒！”夜色更暗了，黑夜象一个庞大的恶兽，正张开它那黑洞洞的大口，慢慢地吞着姐姐和四平那越来越小的身影。我心中一阵不是滋味。当我心事重重地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就听见爸爸妈妈正在屋里吵架：

“丫头大了，翅膀硬了，管不了了。”

“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心疼。”

“你懂啥，我一个人倒霉还不够受，还要添个……”

“咱先不说这些，得拿人心比自心。大过年的，人家孩子来忙了一大气，连口热乎饭都没沾嘴边，咱，咱这叫啥人家呀！”

接着“啪”的一声，便没有动静了。

我猛地推开门一看，愣住了。妈妈在一旁抹着眼泪。爸爸在那里狠命地抓着头。脚下一个饺子碗摔得稀碎，饺子和汤撒了满地……怎么办呢？说爸爸吧，爸爸有他的道理。说妈妈吧，妈妈说的更近乎人情。我心中一股无名火冲上脑门，我恨呀，恨！恨姐姐？不是。就算姐姐在农村找了一个老青年，可大过年的也不至于闹到这种凄惨地步呀！恨四平？这可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姐姐愿意跟人家搞对象呀，再说人家来后，一句闲话没说，忙了一大气连口热饭都没沾嘴边就走了，恨人家什么呢？恨他家？咱家不也是一路味吗？那恨谁呢？是谁使我家连个团圆年都过不成……这几年，爸爸有着他自己的痛苦。在解放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他被捕入狱了，直到解放了，他才出来。因为工作需要，当上了轧钢厂厂长。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

坏人想夺权，硬说爸爸这段历史不清楚。后来，又添枝加叶，把爸爸说成叛徒。于是，就把我们全家遣送下乡了。爸爸没有因此而屈服，他多次上告，谁知当时领导狱中斗争、担任市工交办主任的李大姐也被打成叛徒、走资派，至今没有解放。爸爸的信也就石沉大海了。直到七二年落实政策，快奔六十岁的爸爸才被调回工厂。虽然没有定为叛徒，但这段历史仍然悬着，思想上的压力并没减轻，爸爸这个工作起来象牛一样的人，也唉声叹气了。眼瞅着他自己一天天老下去，手脚不灵活了，脸上爬满了皱纹，头发全白了。他多么盼望我们这一代，盼望姐姐和我能长大成人，有个称心的工作啊！姐姐这么一闹腾，给他沉重一击，他变得更消沉、更古怪了，十天八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妈妈原来和爸爸在一个厂子。从农村回来后，不爱再听一些人说爸爸的闲言杂语，便转到一个小工厂里工作，她盼姐姐快些回城，家里好多个帮手。这回四平一来，妈妈好象是相中了，时常叨咕四平体格好，能干活，农业科学上还有一套。虽说他妈妈戴个“走资派”帽子，那不跟咱老头子一样吗，没臭哪去，难道就真能背一辈子吗？再说这也不干孩子的事，谁好谁坏自己带着。她一念叨这些，免不了要和爸爸吵上几句。

爸爸发愁也好，妈妈念叨也好，都是老年人的想法。如今不少年轻人就和他们想的办的是两码事，可我也想不通，姐姐跟那个四平是图个啥呢？图容貌吗？不是。他人极平常，和姐姐一比是多么逊色。图政治条件吗？也不是。他没有爸爸，有个老干部的妈妈还是“走资派”。图地位、前途吗？更不是了。虽听说四平在培育良种、田间管理上有点贡献，登过几次不落名的报，可那也是沙里埋金没人淘。贫下中农几次送他报考大学，都被政审审下来了。一个修理地球、团入不上、进大学资格都没有

的小人物，会有什么造就？就是他将来在实践中真有惊人的发明创造，看形势，也不会用他这号人。姐姐真和正常人两路，这不明明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那个“老神”又是用什么法术征服了姐姐的心呢？

后来，姐姐再也没有回家。听说她和四平结了婚，隔年生了个胖小子，日子过得挺兴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年轻人在外头三年五载的没啥，做母亲的可受不了。妈妈急得抓心挠肝，想去看看吧，工作脱不开；想写信吧，也不知从哪儿写起……没办法，就让我去看姐姐，我不干，直到妈妈一再催促，伤心地流了几次眼泪，我才同意了。正巧，五一节放两天假，我带上妈妈给姐姐买东西，坐火车就去了。

临近插秧的季节，村子里静悄悄的，好不容易才找到人。一打听，原来眼前这两间土房就是姐姐家。对！我要悄悄地、突然地出现在姐姐面前。当我轻轻地推开房门，屋里空荡荡的，陈设简单极了。天棚和四面墙裱的是白纸，正面挂一张毛主席像。既没有时兴的沙发立柜，也没有五斗橱茶几，只有一对用彩纸糊的木头箱子，上面摆满了一个个长方形的小木箱，箱子里长着绿油油的小苗，每个小箱上还挂一个小牌牌，标着什么“青春一号”、“二号”、“三号”……不用说那是四平搞科研的小自留地了。一张厚墩墩的桌子，看样子准是“面板”、“菜板”、“吃饭桌”三用的。碗架是用秫秸扎的，倒挺精巧、别致。最珍贵的，要数姐姐下乡时带来的大红箱子了。我偷偷掀开一看，嗨！里边满满的，全是有关农业科学的技术书。这大概就是姐姐的全部家产了吧。

可能是我走动声太响，把睡在炕里的小孩惊醒了，他发现了陌生人，便“哇哇”地哭了起来。我赶忙上前一把把他搂在怀里，

贴着他嫩嫩的小红脸蛋使劲亲着。这小家伙可能饿了，拚命哭着喊妈妈，两只小腿一个劲儿蹬我，我再也哄不好了。

姐姐跑哪去了呢？我正着急，就听外边有沙沙的脚步声，抬头一看，从栅栏外走来一个背着小山似的一大捆柴草的人。进了院子，一仰身倒在草捆上，歇了好一气，才慢慢地抽出手站了起来。直到她抬起头，用手帕擦汗，我才认清，眼前这个裤子上带补丁，脸上有了些皱纹的人就是姐姐。

“姐姐！”我抱着小孩飞也似的迎了出去，谁想话一出口，鼻子酸了，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

姐姐用手捋捋额前的短发，接过小孩：

“看你这个工人阶级，都二十五、六岁了，还满身小知识分子气，动不动就抹大鼻涕，真没出息，就不怕叫咱小莹莹笑话。”

我不好意思地破涕为笑了。

“小霞，咱妈咱爸这两年可好？”

“好？还能好？一条肠子八下扯，你们那年搅和完，抬腿就走，连个信影都不往家捎，倒挺清闲自在，家里哪能受得了哇，咱妈想你都要想疯了。”我一口气把气都放出来了。

“写信？写什么呢？”象触到姐姐思想深处的什么东西，她的身体猛地抽搐一下。十分痛苦地摇了摇头，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能再给老人添麻烦哪……”

我以为姐姐吃到苦头，有些回心转意，便说：“姐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

“吃亏？”显然姐姐不爱听这些话，她笑了笑换个话题，“小霞，你还饿肚皮吧，来，今天请你尝尝姐姐的手艺！”说着她把围裙一扎，淘米、切菜、生火，满带劲地做起饭来。

我也抱着小莹莹凑了过去，和姐姐搭话唠起咯来。